

金龟子印中的古埃及

[新加坡] 杨 斌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在比较文化的视角下探讨古埃及的金龟子印。金龟子俗称屎壳郎，在古埃及被视为神灵，美名圣甲虫。仿制的金龟子不仅作为护身符，也被制成印章广泛使用。本文以二重证据法，先介绍金龟子在古埃及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阐述金龟子印对于理解古埃及历史、文化和社会的重要意义，而后初步探讨其文字、书法和艺术特色。文章最后以金龟子印为契机，回顾近代学人和古埃及文明的渊源，期望发扬比较文化研究，欣赏人类共同文化。

关键词：圣甲虫 金龟子印 古埃及文明 正史补遗 比较文化研究

序 言

印章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之所以称之为不可多得，是因为它兼有文献和实物之长。《论语·八佾》篇记载了孔子对于文献的重视和文献缺失留下的遗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①近代以来，随着考古的发展，出土实物或可稍补文献不足的遗憾。王国维先生于1925年概括了二重证据法，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琢磨校正。^②后来陈寅恪先生进一步诠释了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据”；“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③二重证据法成为20世纪史学的锐利斧斤，大大推动了先秦尤其三代史的研究。饶宗颐先生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细分，将考古材料分为两部分——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提出了三重证据法。三重证据便是有字的考古资料、没字的考古资料和史书上之文献材料。李学勤对此三重证据法颇为认同。^④无论是二重证据法还是三重证据法，有字的考古实物地位非常突出。印章就属于有字的考古材料。

印章在中华文化中具有突出的地位，自秦汉以降，绵延不绝，乃至明清成为文人学者创作、欣赏、传播和承继传统文化的媒介，意义非凡。诗书画印，传统文化的四种表现形式，均在印章中得到体现和发扬。虽然，印章并非是中华文化独有之现象。考古所发现最早的印章来自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两河流域，其印章始于公元前7000年。即使在中华文明的近邻印度，仅仅在哈拉帕和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典藏版，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8页。

②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③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7—248页。

④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人民出版社，第3页。

摩亨佐达罗这两座古印度文明起源的城市遗址，考古学家就发现了不下3500方印章，时间在公元前2000年前。^①印章在此后的印度社会更是随处可见，不仅为王公大臣拥有，也为贩夫走卒所有。其材质或陶或石或铜或金或银或玉；其图像或为当地熟悉喜爱之动物，或为诸多鬼神；其形状或方或圆，不一而足。其功能繁多，或者姓名标志，盖印以为信用；或为宗教符号，彰显其信仰。

不仅印度如此，古埃及亦然。作者不揣浅陋，自不量力地试图在比较文化的视角下探讨古埃及的金龟子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昆虫金龟子，俗称屎壳郎，在古埃及被视为神灵，美名为圣甲虫。在3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古埃及人仿制了不计其数的金龟子。这些仿制的金龟子，不仅作为护身符，也被制成印章在古埃及各个王朝广泛使用，在其附近的西亚和地中海地区也被模仿使用。

在二重证据法的框架里，本文先介绍金龟子在古埃及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继之枚举古埃及发现的金龟子印，以阐述其对于理解古埃及历史、文化和社会的重要意义，而后初步探讨金龟子印的文字、书法和艺术特色。文章最后以中埃印章比较研究为契机，回顾晚清以来学人对古埃及文明的关注和研究，期望印学界尤其是年轻一代，能够承继前贤，进一步开展比较文化研究，发掘和欣赏人类共同文化、共同心理。

古埃及的金龟子：圣甲虫

Scarabaeidae (Scarab beetle)，属金龟科，有三万多个品种，是一种常见的昆虫，在全世界广泛分布。除了南极洲外，世界各个地区都有发现。中文名金龟子，古代中国文献称之为蜣螂，俗名屎壳郎、裹粪牛、滚粪牛、滚粪郎、推车客、黑牛儿、铁甲将军、夜游将军等。金龟子体表有坚硬的外骨骼，复眼发达，咀嚼式口器，触角鳃叶状，有三对足，适于开掘，两对翅，前翅角质化。金龟子为略扁的椭圆形，呈现略带光泽的黑色，也有褐色的；体长5至30毫米，寿命长达三年。

金龟子的食物主要是动物粪便。它用铲状的头和桨状的触角把粪便滚成一个球，粪球可大如苹果，滚动到可靠的地方藏起来，然后再慢慢吃掉。初夏时节，金龟子把自己和粪球埋在地下土室内，并以之为食。雌体在粪球中产卵，孵出的幼虫也以此为食。一只金龟子一天内可以吃下多于自身体重的粪便。相对其体积而言，金龟子几乎是世界上力量最大的昆虫，它可以推动相当于自身体重1000多倍的粪球^②，因而有“自然界清道夫”的称号，不愧为最勤奋有效的清洁工。

在古埃及，金龟子（主要品种为Scarabaeus Sacer）被视为一种神圣的动物，美其名曰圣甲虫。这和金龟子某些看起来神秘的习性相关。密密麻麻的金龟子从大地中涌现出来的情形就和从原始之丘中诞生的埃及神话中的创世神亚图姆（Atu）一样。因此，金龟子成为太阳神的象征。^③在古埃及神话中，太阳神Khepri每天新造一个太阳，并把它经过天空带到另一个世界。金龟子制造和滚动粪

① 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时代大约为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大不列颠博物馆藏有其出土印章。参见其网页 http://www.teachinghistory100.org/objects/indus_valley_seals。本文所引用网站和电子文献均来自各大博物馆网页或者学术网站。

② <http://www.dailymail.co.uk/sciencetech/article-1260192/Dung-beetle-named-worlds-strongest-insect.html>。

③ 埃及太阳神在早晨、中午、傍晚，分别有不同的名字：黎明破晓的早晨称作“凯布利”，蔚蓝无比的中午称作“雷”，彩霞满天的傍晚称作“亚图姆”。

球，以及由粪球中孵化出幼虫的行为正与此相似。^①因此，金龟子推粪球也被古埃及人神化，认为金龟子神（Khepera）推着落日在天空中奔走。金龟子头上天线般的触角，则象征着太阳发出的万丈光芒。

圣甲虫也是埃及象形文字中的一个字，音xpr或□pr，意为“使成形”、“成为”或“转化为”。其衍生词xprw或□pr(w)可表示“形成”、“转化”、“发生”、“存在的方式”或“形成的东西”。古埃及人认为金龟子是一种只有雄性的动物，通过向粪球内注射精液繁殖，这与Khepri无中生有地创造自己相对应。这种原始的攀比、联系、附会和图腾，在人类初始是随处可见的。

因为圣甲虫的这种神秘化，古埃及人用各种材料仿制金龟子形的护身符、饰品、印章等，在铭文图像当中也随处可见圣甲虫的形象。这点也早被其地中海的邻居所注意。^②达尔文在1859年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指出，金龟子是埃及人的圣虫。^③图1和图2分别是昆虫金龟子图和古埃及滑石上蓝釉仿制的金龟子。^④



图1



图2

金龟子在古埃及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可从木乃伊的制作和墓葬中得以证实。在埃及建筑雕刻和墓葬绘画当中，经常可以看到圣甲虫的形象。它有三十只脚，象征着每月三十天；它推动的粪球，同时也是它的食物和产卵孵化的庇护所，则象征着古埃及信仰的太阳神雷（Ra 或者 Re）。^⑤在著名的图坦卡蒙（公元前1341—前1323）墓道里，学者就发现了多处金龟子封泥。图3和图4便是图坦卡蒙墓道的封泥。图3封泥约14.5厘米×6.6厘米大小，图4封泥约14.6厘米×6.6厘米大小。两封泥图案上部均有一金龟子，栩栩如生。金龟子上为一圆圈，即太阳之象征。图案看起来仿佛金龟子推粪球状。金龟子和圆球合在一处乃古埃及王室之象征。圆圈两侧延伸出一眼镜蛇，象征着古埃及真理和正义女神玛亚特（Maat）。图3封泥大意为深爱大地之某王；图4封泥大意为敬仰供奉诸神之某王。^⑥此外，古埃及还有更大体积的金龟子作为守护神，有如石龟一般被置于巨大的石柱顶部，有些金龟子可以长达2.5米，如图5所示。^⑦

① Khepri的动词形式kheper意为“发展”、“存在”。

② 关于埃及王朝编年，请参见附录《古埃及王朝表》。

③ Charles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John Murray, 1859, p. 103.

④ <http://art.thewalters.org/detail/17658/naturalistic-scarab->

⑤ Isaac Myer: Scarabs: The History, Manufacture and Religious Symbolism of the Scarabæus in Ancient Egypt, Phœnicia, Sardinia, Etruria, etc, HathiTrust, 1894, p. 6.

⑥ John Baines, ed., Stone Vessels, Pottery and Sealings from the Tomb of Tutankhamun (图坦卡蒙墓中所见的石器、陶器和印文),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Ashmolean Museum, 1993, p. 147—148.

⑦ http://scarabs.thewalters.org/src_pages/002_2_size.aspx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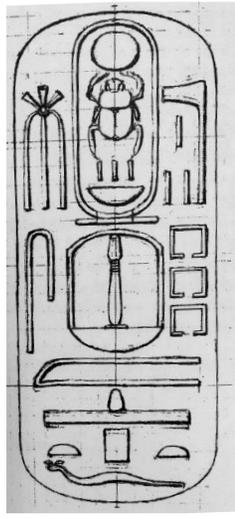


图4



图5

埃及法老^①相信人死后可以复活，所以尸体必须制成木乃伊保存以待复活之时。制作木乃伊时，要移除尸体的内脏。在其心脏移除后，一般会在心脏部位或胸前放置一个圣甲虫（金龟子）形状（恰巧也是心脏形）的石头，可以保佑前往来世的旅途平安。只有这样，木乃伊才能复活。图6便是心脏形的圣甲虫护身符，其圣甲虫背部译文：“安蒙（Amun）的祭司：Bak-en-Djehuti，其人永被祝愿；其人永生。”^②安蒙（Amun）是古埃及的一位主神，被称为众神之王。

这种心脏形圣甲虫护身符开始于古埃及王朝第二中间期（大约公元前1700年），在公元前1580—前1150年最为流行。其他时期，圣甲虫护身符或放置于颈侧，或画于放置木乃伊的石棺上，几乎和木乃伊现象共消存。^③古埃及人相信人死后要受到审判。当地狱审判时，天平一端放着死者的心脏（也即圣甲虫护身符），另一端放着玛亚特（Maat）的雕像（或者她的象征鸵鸟羽毛）作为砝码。若心脏比玛亚特这边轻或等重，说明死者无罪，死者便可去西方永生之地；反之有罪，死者的心脏就会被鳄鱼头狮身怪物阿米特吞食。因此，墓葬里往往有铭文祈祷，不要把金龟子护身符当作反对我（法老）的证据。图7便是藏于芝加哥大学东方博物馆的心脏形金龟子护身符的背部和腹部，腹部文字便是有关咒语（亦可见图32）。^④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作为护身符的金龟子的身影。古埃及战士佩戴之，相信其能增加勇气；妇女亦佩戴之，相信能如圣甲虫一般，儿女满堂。当时希腊人不了解这种信仰，不时讥讽埃及人。除了作为护身符，圣甲虫还被制作打磨成印章，上刻图腾肖像铭文，数目多以万计。这

① 古埃及国王并非一开始就自称法老。为行文方便，本文直接用法老一词指代古埃及国王。

② 现藏于巴尔的摩的华特思美术馆（Walters Art Museum）。<http://art.thewalters.org/detail/5996/heart-scarab-of-bak-en-djehuti/>.

③ Simon Rodbard: “The Heart Scarab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American Heart Journal* Volume 45, Issue 6, June 1953, p. 918—923. Rodbard 认为，金龟子形护身符被放到心脏部位，原因就在于古埃及人发现心脏和金龟子形状相似。

④ Simon Rodbard 1953, p. 919.



图6



图7

些金龟子印，正是拙文讨论的重点。^①

金龟子印：概况

金龟子护身符（印章）在古埃及考古发现中数以万计。^②金龟子印的材料一般也是就地取材，故而包罗万象。有黏土、彩陶、青金石、玄武岩石、雪花石、大理石、孔雀石、蛇纹石、片岩石、绿松石、玻璃，当然还有金银。大量的金龟子印由所谓的滑石（steatite）制成，质地较软，一般经过火烤和上釉使其变硬。相对比较硬的玉石则包括碧玉、水晶、玛瑙等。从材质而言，金龟子印与中国的印没有什么区别，凡是可刻的几乎都有发现。

滑石一般呈黑白色，有时是黑色，制成金龟子印一般上了蓝色、绿色的釉，一方面显眼，一方面对于质地较软的滑石起了保护作用。不过，考古发现时，金龟子印的颜色因为年代久而脱落斑驳，呈斑白色或黄褐色。当然，也有一些出土时颜色完好的，如图2和图6所见，令人惊艳。早期的金龟子印小而轻，略呈方形，或雕或琢或磨，制成金龟子形状。有的写实些，栩栩如生；有的写意些，神容宛在。但不管如何，总能看到其头、翅、足。金龟子的腹部则被磨平，用来刻画图案或印文，多数腹部刻写图文，少数背部也有图文。整个印从头至尾穿孔，可以佩戴，也可以镶嵌于戒指之上。^③这些金龟子印，和中国的印章一样，既有肖形，又有文字，体现了文字与图形物象的有机结合。

绝大多数金龟子印长约6毫米到4厘米，多数约1到2厘米，小巧可玩，不至累赘。当然，特殊的宗教仪式场合也有体积很大的金龟子印。如公元前14世纪中期在位的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① 埃及学者对金龟子印的搜集整理自19世纪末始，成果颇多，本文篇幅所限，无法枚举。以下仅举若干笔者接触到的综合性文献（拙文引用的不再列出），以资参考。John Ward: *The Sacred Beetle: A Popular Treatise on Egyptian Scarabs in Art and History*, London: John Murray Co. 1902; Percy E. Newberry: *Scarab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gyptian Seals and Signet Rings*, London: Archibald Constable & Co; With forty-four plates and one hundred and sixteen illustrations, 1908; William A. Ward: *Studies on Scarab Seals*, Volume 1, Aris & Phillips, 1992; Amelia Carolina Sparavigna, *Ancient Egyptian Seals and Scarabs*, Lulu.com, 2011; Daphna Ben-Tor: *Scarabs, A Reflection of Ancient Egypt*, Jerusalem, 1989.

^② 除非特别注明，本文所讨论的都是金龟子印。

^③ 心脏形圣甲虫护身符一般不穿孔，而且往往用黑色的硬石制成。

III) 墓中所发现的金龟子印章，就有8厘米之长，颇为罕见。^①制作金龟子印的工具包括各种刻刀以及孔钻。开始的时候，较软的材料用青铜刻刀；到了后期，青铜刻刀更加坚硬，同时使用带弓和弦的钻头来对付硬石。

金龟子印起初刻有各种大自然图案、纹饰，后来逐渐夹杂文字字符，以后便出现姓名、官衔，乃至数行、十几行的铭文。图8、图9便是两枚金龟子肖形印正面、背侧面照以及印，长宽依次为1.9厘米、1.4厘米和0.85厘米、0.6厘米。^②图8是中国乃至亚洲熟悉的画面鹿回头的翻版，不过这枚印是以埃及的羊代替了鹿，此羊一对长角，扭颈回头，似欲啃食身后的一绿叶；图9则是威武的走狮，虽然寥寥数笔，却形神俱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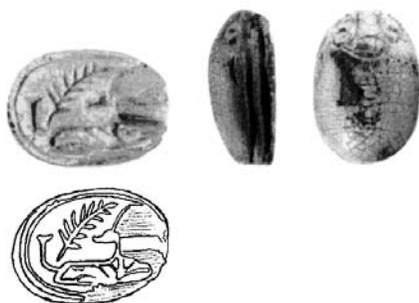


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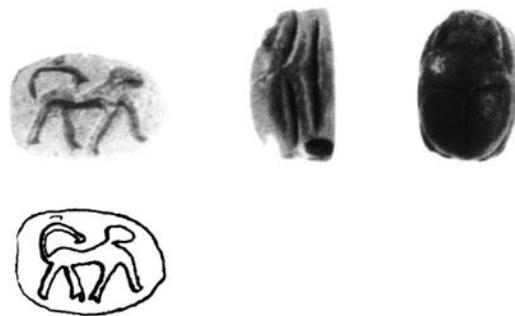


图9

当然，很多的金龟子印为王室专有，制作精美，象征着他们的权势、地位和财富。不妨以阿蒙霍特普三世墓中发现的金龟子印略做介绍。阿蒙霍特普三世为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第九任法老，公元前14世纪中期在位，相当于我国的早商时期。阿蒙霍特普三世下令制作了许多金龟子印，印文记载了他在位时的许多大事。王后泰伊（Tiy 或Tiye）在这些印文中经常被提及。泰伊在11岁（约公元前1387年）或12岁时嫁给了阿蒙霍特普三世，成为王后。她是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之母、著名的图坦卡蒙的祖母。阿蒙霍特普三世即位后，泰伊成为其主要顾问（这不免让笔者联想到稍后晚商时期殷王武丁与其妻妇好的故事）。证据显示，泰伊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王朝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泰伊在石碑等铭文中出现的次数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女王和王后。图10、图11便是现藏于巴尔的摩华特思美术馆（Walters Art Museum）的泰伊之印，分别为其背部和腹部，体积为0.7厘米×1.2厘米×1.6厘米，滑石，背面上釉，呈浅宝蓝色，庄严肃穆；腹部印文大意为王后泰伊（Tiye）。^③

阿蒙霍特普三世虽有多位王妃，但泰伊最得宠爱。在其墓中发现的五枚巨大的金龟子印，每枚的铭文在炫耀其神权之时，都提到了泰伊，把泰伊和自己并列，以此来强化泰伊的合法性，可见泰伊在其心目中的分量。这些印，对于研究阿蒙霍特普三世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意义重大。事

① 参见伦敦大学学院线上埃及的说明。 <http://www.ucl.ac.uk/museums-static/digitalegypt/seals/comm.html>.

② Emily Teeter & Terry G. Wilfong: Scarabs, Scaraboids, Seals and Seal Impressions from Medinet Habu, Chicago: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3, pp. 82-83, plate 37a; 37 d.

③ <http://art.thewalters.org/detail/7030/scarab-with-the-name-of-queen-tiy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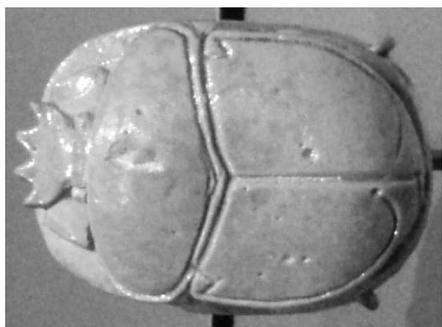


图10



图11

实上，金龟子印以及印文的发现和解读，对于学者研究和了解古埃及的历史文化，有着正史补遗的宝贵作用。

正史补遗：古埃及文明中的金龟子印

金龟子印对于研究埃及历史乃至西亚和地中海历史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金龟子印不仅仅发现于埃及，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塞浦路斯以及爱琴海地区都有大量的遗存。开罗的Timins 上尉就陆续收藏了大约500枚；^①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也收藏有50多枚金龟子印，其中不乏珍品；^②欧美各大博物馆有关埃及的藏品中也必然包括形形色色的金龟子印。其次，已发现的金龟子印数以万计，其铭文信息不可多得，正是二重证据法中珍贵的带文献的考古材料。史学家已经利用金龟子印文来修正补充研究东地中海地区的编年史。^③事实上，近代以来埃及学的许多重大研究成果都是和金龟子印的解读密不可分的。不夸张地说，任何一本严肃的埃及学著作，不可能不提到金龟子印。

那么，金龟子印如何可以正史补遗呢？从大的原则而言，金龟子印和古埃及王朝特别是其官僚体制之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印章的制作和使用，在人类文明初期如新石器时代，就体现着对资源、财富的控制，体现着对于某个人群的管理和支配，是权力的象征。^④在古埃及文明形成初期，其早期王朝虽然有法老，但其控制各地的能力相当有限，没有能力向各省派驻大臣掌管事务，因而法老用人往往是自己的家族成员或亲信。经过积累财富和力量后，法老逐渐开始中央集权，中央政府的规模也逐渐扩大，不仅法老周围的办事人员由专职的官僚充任，派驻外地的总督或大臣也不再是皇亲国戚，而是政务、财务和工程的专才。这些变化，都可以从金龟子印文的时空变

① Percy Newberry: *Ancient Egyptian Scarabs and Cylinder Seals*,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6 (paperback) .

② Joachim Sliwa: *Egyptian Scarabs and Seal Amulet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Sigmund Freud*, Nakaladem: Polskiej Akademii Umiejetnosci Krakow, 1999.

③ W.A. Ward: *Studies on Scarabs Seals, Vol.1, Pre-12th Dynasty Scarab Amulets*, Aris & Phillips, LTD, Warminster, Wilts, England, 1978, p. 3.

④ 有关印章和早期人类社会官僚体制之形成，参见 Kim Duistermaat: “Which Came First, the Bureaucracy or the Seal?” in Ilon Regulski, Kim Duistermaat and Peter Verkinderen ed., *Seals and Sealing Practices in the Near East*, Leuven, Paris & Walpole, MA: Peters Publishers &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2012, p. 1—16.



图12



图13



图14



图15



图16



图17



图18



图19

迁得到印证。

最早的印包括金龟子印，常常是一些符号和纹饰，并没有实际的意思。慢慢地，大约从第十二王朝末期（公元前1850年左右）开始，符号变成了文字，文字出现了名称；而名称往往是头衔和官衔，头衔和官衔也首先是法老、王后和贵族。图12—14这三枚金龟子印就是这个变迁的见证，分别为两位法老和一位王后的姓名章，从左到右依次为Neferhotep（I）（约公元前1740年，为第十三王朝法老）、Sheshi（第二中间期法老）、王后Wadjet 万寿无疆。^①

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官员的印章。从王室到大臣，从中央到地方，而后到专使和小吏，乃至工匠。图15—17从左到右印文大意依次为：内府官员Sebef；王室印信官、独一无二的朋友、财政总管Senebsumai；王室印信官、监军Za-neb。^②第二枚印的印文说明了持印人的高贵身份和无上的权力。他应该是法老家族的成员之一，和法老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并深受法老的器重，而且掌管着财政大权，所以他非常骄傲地自称为法老“独一无二的朋友”。

到了第十三王朝末期（公元前1580年左右），埃及的边缘地区也开始仿制金龟子印，比如巴勒斯坦地区就出土了许多人物肖像印。这些肖像，有的写实，有的写意，有的单纯是人物或众神，有的带有动植物或各种物品，线条简练，同时添加了本地区文化因素，对管窥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

^① 前二枚见<http://www.ucl.ac.uk/museums-static/digitalegypt/seals/kingsscarabs.html>；第三枚见<http://www.ucl.ac.uk/museums-static/digitalegypt/seals/royalfamily.html>。

^② <http://www.ucl.ac.uk/museums-static/digitalegypt/seals/scarabs.html>。

很高的史料价值。图18—20是三枚金龟子肖像印，从左到右依次为女神和两个平民。^①

金龟子印数目的增多、使用的频繁和印文官衔的多样化都证明了官僚体系的逐渐建立、扩张和完备。以官衔印而言，常见的印文包括国王之心腹（King's acquaintance）、印信官（overseer of seals）、掌印官（administer of the seal）、内侍与管家（attendant of the chamber, keeper of the chamber）、衣物保管员（keeper of cloth）、封存物之主管（overseer of the sealed things, 封存之物指的是用金龟子印章封存储藏于仓库的物资，也就是国库的代称，是国王财富的主要来源，此主管相当于财政大臣）、国库总抄写员（great scribe of the overseer of sealed things）、居民/田地主管（overseer of dwellers/fields, 相当于某地首长）、监工（overseers of workers, 相当于某工程主管）、神庙总管（governor of the temple, 负责寺庙祭祀和管理）、神的仆人（follower of the lord）、王的仆人（crew of the ruler）、将军（overseers of the army）、地区司令（overseer of the division）、卫所头目（commander of the garrison）、乡镇士兵/军官（soldier/officer of a town regiment）、划桨手（bowman）、大师（master）、金匠监管（overseer of the gold-workers）、档案抄写员（scribe of the document）等等。以上印文，或政治，或经济，或宗教，或日常；有的属于国王的内府，有的属于中央政府，有的是地方，有的是军队，有的负责营造，有的负责鬼神之事，可谓琳琅满目，足以补文献之不足。^②这些官衔印，和中国发现的秦汉或者更早时期官衔印，对于历史上职官制度的意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③

金龟子印文对古埃及王朝编年贡献巨大。一些金龟子印就是法老姓名章和头衔章，甚至成为记载这些法老的唯一文献证据，其历史意义毋庸置疑。有些印文则表明持印人和法老之关系，如法老之长子、法老之子、王后、王后家人等等。结合其他材料，学者可以根据墓葬的年代以及其他墓葬发现来大致确定金龟子印所属的时代和王朝，从而为这些王朝的编年提供新的材料和信息。再比如，在古埃及众多王朝中，许多王朝的法老是外来者，其名字是外来语，很难确定其承袭先后次序。以第二中间期（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为例，现有的莎草纸文献只记载了来自古代亚洲西部的一个混合民族希克索人（Hyksos）建立了第十五和第十六王朝，诸多国王中也只记载了希安（Khyan）和阿波庇一世（Apepi）两位法老。^④公元前3世纪在世的埃及祭司和历史学家曼内托（Manetho）的《埃及史》（Aegyptiaca, 即History of Egypt）一书，虽然信息丰富，也只记录了其间的六位法老，其他一无所知。相反，金龟子印记载的法老数目远远超过六位，乍看虽然无从下手，仔细研究却能够抓住雪泥鸿爪，排列出王朝的编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法老，绝大多数并没有使用希克索（Hyksos）这个名字，显示了法老的自我认同和后来文献对他们的称呼有着相当的鸿

① 以上三枚印长均约为2.5厘米。http://www.ucl.ac.uk/museums-static/digitalegypt/seals/figseals.html.

② 印文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学者早有阐述例证，无须赘引。比如周世荣：《长沙出土西汉印章及其有关问题研究》，《考古》1978年第4期，第271—279页。

③ 古印对于研究古代职官制度的意义，可参见叶其峰：《西汉官印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1期，第71—82页；王人聪、叶其峰：《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0年版。

④ 希安Khyan，古埃及第十五王朝国王，约公元前1610—约前1580年在位；阿波庇一世Apepi，古埃及第十五王朝最重要的国王（约公元前1585—约前1542年在位）。



图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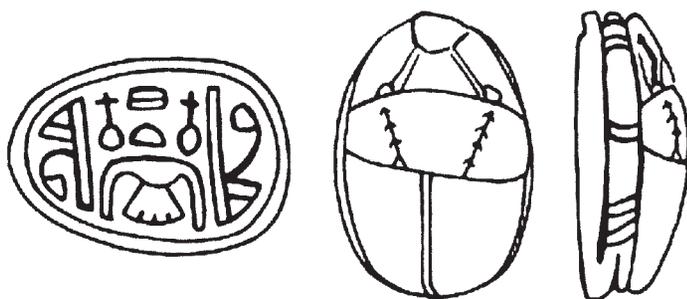


图21

沟。^①图21为一希克索印腹部、背部和侧面。此印材料为滑石，长、宽、高分别约为1.7厘米、1.2厘米、0.75厘米，穿孔，印文模糊有缺，或为孟菲斯的工艺和创造之神普塔（Ptah）的部分拼写，现藏于大英博物馆。^②

金龟子印还有助于还原古埃及的商贸和对外关系。Geoffery Thorndike Martin在研究中王朝和第二中间期（第十一王朝到第十七王朝，为公元前2160—约前1600年，相当于中国的早商之前）时，根据印文讨论了古埃及的对外交往。埃德富神庙（Temple of Edfu，又作荷鲁斯神殿Temple of Horus）是一座位于埃及尼罗河西岸城市埃德富的古埃及神庙，其中发现了1400多枚印，其中几枚印文均为“佩印人、高级管家、王的仆人”雷登普塔（Redienptah）。印文表明，名字叫做雷登普塔的官员和他派遣的代表，在埃及以及周边地区为国王搜集、运输和储藏了大量的物质财富。^③类似的印在上埃及也有发现，为数不少，体现了古埃及和附近地区的紧密联系。

金龟子印也长途跋涉到土耳其等地。在土耳其西南Uluburun地区发现的一艘沉船上就有四枚金龟子印，其中一枚黄金制成，上刻人名 Nefertiti。^④这艘沉船是世界历史上年代最早的沉船之一，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4世纪下半期，距今将近3500年。图22便是这枚金龟子印，印文Nefertiti可能是指王后Nefertiti，当时此印的主人可能是普通商人，可能是珠宝商，也可能是船员或船长。他们可能是自用，也可能用来售卖，或者熔化成金，另做他用。不管如何，这几枚金龟子印透露了三千多年前埃及和土耳其地区的长途贸易和文化交流，想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那枚Nefertiti金印，与1784

^① Kim S. B. Ryholt: "The Date of Kings Sheshi and Yaqubhar and the Rise of the Fourteenth Dynasty," in *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M. Maree, ed., p. 109—126; D. Ben-Tor: "Sequences and Chronology of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Royal-name scarabs, based on excavated series from Egypt and the Levant," in *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M. Maree, ed., p. 91—108.

^② http://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aspx?objectId=368183&partId=1&searchText=scarab+seals&page=3.

^③ Geoffery Thorndike Martin: *Egyptian Administrative and Private-Name Sea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873; Shirley Jj: "Crisis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 State: From 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to the Advent of the Ramesses," In Juan Carols Moreno Garcia ed., *Ancient Egyptian Administration*,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3, p. 536.

^④ <http://www.ancient-origins.net/ancient-places-asia/uluburun-one-oldest-and-wealthiest-shipwrecks-ever-discovered-001962>.



图22



图23



图24



图25

年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印^①（图23），都体现早期中外古代帝国与周围地区的密切联系，只是这枚印比“汉委奴国王”早了1400多年，不能不令人惊叹！

前已述及，金龟子印不仅在古埃及有大量发现，在古埃及文明传播和影响的地区也所见不乏。在古埃及出现金龟子印后不久，这个现象就传到了西亚和地中海的许多地区。迦南人、腓尼基人、希腊人以及意大利亚平宁半岛的伊特鲁里亚人都仿制了金龟子印，印面刻有各种动物、神灵、符号以及人名，同时也注入了本地的文化特色和传统。比如说，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发现的金龟子印，虽然和埃及的性质一样，其印文中的象形文字有时颇有偏差，大致是工匠照猫画虎，难免错落误差。这和古代东南亚诸国、唐宋时期的南诏和大理王国以及吐蕃王国的僧匠抄写摹刻梵文、巴利文出现问题的情形一致，抄本或多或少会出现错字、别字、衍文、脱字、缺笔、错笔等问题。另外，这些地区的金龟子印功能也有变化。比如，在地中海沿海的其他地区，金龟子印的主要功能是祭祀，因而往往在宗教庙宇中发现。

图24为希腊所见金龟子印，材料为玛瑙，长、宽、高分别为1.6厘米、1厘米、0.8厘米，印面为一健壮的希腊青年，现藏于美国洛杉矶保罗盖蒂博物馆（The J. Paul Getty Museum）。^②图25是亚洲发现的公元5世纪左右的金龟子印，材料为碧玉，长约1厘米，厚约1.1厘米，穿孔，现藏于大不列颠博物馆。^③这两枚金龟子印，虽然摹于埃及，但都带有本地区的风格。简而言之，金龟子印在地中海和西亚地区文化上的传播和落地生根，和中国印在东亚的传播如出一辙。

金龟子印还记录了古埃及王朝的许多朝政大事，填补了文献的空白。其中有一类金龟子印专门是为了勒石记功，以纪念某项重大工程。前文提及的阿蒙霍特普三世下令制作了这类金龟子印，以祝福或庆祝法老及其王后泰伊的神圣权力和不朽功绩。图26、图27便是这样一枚金龟子大印，依次为腹部铭文照和正面照。

此枚印为滑石，上釉，长、宽、高分别为8.5厘米、5.6厘米、3.81厘米，正面照可以看出从头到尾有一孔，可以系绳佩戴。印文歌颂了法老的无上权威，译文按原文行列排列如下：

① <http://museum.city.fukuoka.jp/gold/index.html>. 此印2.34厘米见方，阴刻篆文“汉委奴国王”五字，是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赐日本印绶，现藏于日本福冈市博物馆。

② <http://www.getty.edu/art/collection/objects/9499/attributed-to-epimenes-engraved-scarab-greek-about-500-bc/>.

③ http://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aspx?objectId=1530935&partId=1&searchText=scarab+seals&page=1.



图26



图27

活着的霍鲁斯（Horus），强壮的公牛，真理的化身
两位女神佑护；制定法令；平定
两块土地；金霍鲁斯（Horus），惩罚亚细亚人；上下埃及之王
Neb-Maat-Re；太阳神雷（Re）的儿子
阿蒙霍特普，Thebes 王朝的统治者，愿其永生；伟大的王妃
泰伊，愿其永生；其父为Yuya
其母为Tjuia
她是大王的妻子
他的帝国边疆南抵Kary北抵Nah-
arina。^①

不妨对译文略作解释。“霍鲁斯”是埃及的主神，在古埃及成熟的王权观念中，法老即霍鲁斯的化身；“太阳神雷的儿子”同样指代法老；“金霍鲁斯”后来就是法老的五种称谓之一；“强壮的公牛”指的是阿匹斯（Apis），古埃及孟菲斯地区的神；“两位女神”指的是上埃及的兀鹰神和下埃及的眼镜蛇神，分别代表上下埃及；“两块土地”也就是上下埃及的代称。在这段铭文中，法老拥有的五种名号都已一一列举：霍鲁斯、雷之子、两女神、金霍鲁斯以及上下埃及之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几行铭文就记载了征伐和祭祀。从这五种名号，我们可以看出法老的统治是神权和政权的统一。法老是神，当受崇拜，固当不朽。总之，这枚金龟子印文内容异常丰富，仿佛商周的青铜铭文，既记载了法老的君权神授，也记载了法老的丰功伟绩（制定法律、统一埃及和征服亚细亚地区），还记载了法老的妻子及其父母，真是不可多得的文献！

图28的金龟子印则炫耀了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打猎的赫赫战功。此金龟子印约长8厘米，铭文曰“王猎狮102头”。^②法老的自得不言而喻。这和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颇为类似。青铜器的铭文颇有田猎征伐之事，若王赐某公田地、奴隶、金银、海贝若干，某公作此彝，子子孙孙永其宝用。

① <http://art.thewalters.org/detail/6200/commemorative-scarab-of-amenhotep-iii/>.

② <http://www.ucl.ac.uk/museums-static/digitalegypt/seals/comm.html>.



图28



图29

图29是另外一枚同样大小的印，此印记载了法老为王后泰伊挖掘了一个人工湖。^①铭文开始和图26的印一样，毫不吝啬地夸耀了法老和王后泰伊的神圣，而后便记载开凿埃及“昆明池”的事迹。“大王下令为其伟大的妻子泰伊在其家乡Djarukha挖一大湖。湖长3700肘，宽700肘。尼罗河泛滥的第三个月第十六日，（大王）庆祝凿湖竣工的典礼；大王乘坐Aten-tjehen号（大船）游湖。”^②可谓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有趣的是，这些勒石记功的印章并不仅仅保存于王室内府，而是被法老赏赐给埃及内外的高官，把法老的文治武功、王朝的财富实力昭告天下，因而政治和文化意义重大。这是王室宣威万国的一种方式，也是联络内外巩固权力的一种有效手段。学者们还认为，这些分赏出去的金龟子印还有护身符的作用，被赐者会因此而得到法老以及神明的保佑。

然而，多数的金龟子印并非人名和头衔，但这不妨碍它们在二重证据法中的作用。这些印章，就需要对所有细节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研究了。顶部、正面、底面、侧面、图案、风格等等细节，都需要一一辨析，并和已发现断代的印章和有关文献对比联系。这样综合分析之后，大致可做一个年代判断，从而为相关历史研究提供材料和信息。

文字、书法和艺术

金龟子印还具有别具一格的文字、书法和艺术价值。即使笔者和读者没有机会亲手把玩亲眼观察金龟子印章，从拙文的图像和印文而言，其文字和书法的成就亦可见一斑。以印文文字而言，金龟子印对于了解欣赏古埃及文字的演变以及书法意义重大，就如汉初古印是篆隶书体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一样。

古埃及文字，简单地说，就是大众耳闻的象形文字，看起来是一个又一个的象形符号，但“象形文字”这个命名是某种误解。具体说来，古埃及文字主要由音符（表音）、意符（表意）

① <http://www.ucl.ac.uk/museums-static/digitalegypt/seals/comm.html>.

② Arielle P. Kozloff and Betsy M. Bryan with Lawrence M. Berman; and an essay by Elisabeth Delange: *Egypt's dazzling Sun: Amenhotep III and his world*. Cleveland: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992, p. 72.

和限定符构成。音符，包含单音素文字，以及单音节字和多音节字；意符，表示一个单词；限定符，加在单词的最后以限定语意范围，类似汉语形声字偏旁部首的作用，与汉语所不同的则是它们依然保持单独的图形字符。因此，古埃及文字粗粗看来，好像是象形表意，但实际上是一种集表音（Phonetic）、表意（Ideogram）两种系统为一身的复杂书写系统，其构成中真正的表形文字不多，多数是借几个表形文字的读音来表示其他的概念，颇类于汉语的假借转注，因此属于拼音文字。因为是拼音文字，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国学者在19世纪初可以根据几块碑文破解埃及文字整个系统的关键。

古埃及文字在中文世界被称为象形文字，那是用中文的构造来理解的（或曰误解）；早期希腊人则称其为“神圣文字”（Hieroglyph），或曰圣书体，因为希腊人主要是在神圣的空间（如神庙、碑柱）里看到的这些文字。当文字在埃及普及时，文字的简化也随之而来，这就出现了僧侣体（Hieratic）和世俗体（Demotic）两种字体。僧侣体指的是祭司们使用的书写体，比圣书体简化，从而容易在莎草纸（Papyrus）上书写。圣书体和僧侣体的关系，以笔者的理解，仿佛是秦篆与汉隶之间的差别^①，前者多见于碑铭，后者开始逐步书写于竹木简、绢、纸，从而大大推动了文字和文化的传播。世俗体是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首次提出命名的，它是僧侣体的进一步简化和字符化，成为一种接近线形符号的文字。世俗体大致在公元前700年出现（大约为中国东周初期），此后逐渐应用于日常生活。僧侣体和世俗体的区别，或相当于汉隶和此后行书、草书的变迁。圣书体、僧侣体和世俗体之间虽有历史上的演变承继关系，但并非是前后相互取代。事实上，一直到希腊罗马时代，圣书体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在庄重肃穆的场合出现。很多后来的碑铭，经常出现几种书体并列的现象。公元2世纪之后，由于基督教在埃及的传播，开始有传教士利用希腊字母，结合世俗体，创造了一种拼音文字，即所谓的科普特文（Coptic）。著名的罗塞塔石碑（The Rosetta Stone）上就刻了圣书体、世俗体和希腊体三种文字，成为法国埃及学开创者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1790—1832）破解古埃及文的关键。

圣书体的演变历史长达4000年，而金龟子印几乎与其相始终，因此，考察金龟子印文，有助于理解圣书体的发展演变，也有助于理解僧侣体和世俗体的出现。此处因笔者才学所限，不再讨论。图30—32三金龟子印分别大致为公元前1479年（或稍后）、公元前1182至前1151年间和公元前780年至前525年间，其铭文逐渐简化和规范化，大致可以给读者以埃及文字千年间演变极其初步的印象。^②图32为心脏形金龟子护身符铭文，文字书写规范整齐，内容颇有文采，富有诗意，广为流传。当然，文字的简化和规范和金龟子印的艺术审美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

有趣的是，古埃及文字可以横写，也可以竖写，可以向右写也可以向左写。金龟子印文究竟从什么方向开始读，需要看动物字符的指向。至于其文字如何铭刻，在不影响意思的前提下，上下左右可以自由发挥。这种书法和印章创作上的自由，在形式上与中国印章的制作几乎完全一样。

金龟子王室印章一般有着鲜明的艺术风格，比如，第十三王朝的金龟子印章其艺术风格明显

^① 蒲慕州认为，圣书体和僧侣体的关系仿佛是中文楷书和行书的区别。蒲慕州：《法老的国度：古埃及文化史》，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② 前二印长、宽分别为2.2厘米、1.5厘米，2.1厘米、1.6厘米；第三印长、宽、高分别为7.8厘米、5.4厘米、2.9厘米。Emily Teeter & Terry G. Wilfong: Scarabs, Scaraboids, Seals and Seal Impressions from Medinet Habu, p.43, 48, &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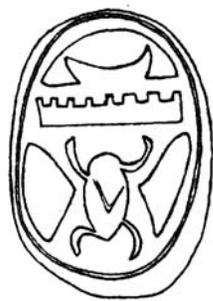


图30



图31



图32

区别于后来的第十四和第十五王朝。这是因为王室的印章往往由一个作坊制作，除了时代特征，还有特定的师承和个人的艺术风格。以泰伊印（图26）为例，整个铭文被边沿的椭圆单圈包围，印文刻得清晰有力，图像简明，线条粗壮，布局合理。但是，由于铭文很长，开始的上半部铭文紧密，到了下半部相对宽松，表明了刻工事前是通盘考虑有所心思的。

前文述及，许多金龟子印是肖形印，其题材泛多，神灵、人物、动植物等等，无所不包。以肖形印为例，可以与故宫所藏肖形印做一比较研究。^①首先，关于题材，既有异，又有同。这些题材，都反映了各个地区人民的生活、文化和宗教信仰，虽然远隔万里，仍有交叉点。中国印章上出现的动物，大致以本土常见的十二生肖为主，加上狮子、麒麟、大象、龟、鱼等等。^②古埃及的也大抵是本土所见和所想象的动物，尤其是金龟子、狮子、眼镜蛇、兀鹰、鳄鱼、蝎子、鱼等等。比如，图9所示的走狮，其题材在中国印章中也很常见。不过，读者须注意的是，狮子并非中国的本土动物，而是经过北方丝绸之路在汉代左右进入中国。从见到狮子本尊之前到现在的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充满了对于狮子的想象和神话。这和古埃及人与狮子的亲密关系是有着很大不同的。通过比较两个文明印章中的狮子形象，我们或许有些新的发现。此外，图8所示的羊回头，是否和印度、中国的鹿回头有着某种联系？这也是值得我们探求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古埃及金龟子可以说都是肖形印，与中国的鸟虫篆印或许有着相似之处。鸟虫篆以鸟虫的形态为笔画，其线条盘旋往复，图文并茂，集金石的古雅和肖形的华丽于一体，把变幻万千的鸟鱼虫在印面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埃及的文字则具有肖形的特征，因而也具有图文合一的特点。许多印文，初看是肖形，仔细研究，则是文字。图33四枚金龟子印便是肖形构成的文字。^③从左到右的第二枚印的印文大致意思为：愿Bast保佑生活快乐。Bast（Bastet）起初是下埃及战争女神，猫头，后来成为音乐、舞蹈、爱情和家庭的保护神。

① 故宫博物院肖形印编辑室：《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其实中国的十二生肖，受印度影响很大，和亚欧文明交流都有关系。胡适先生晚年曾经因此感叹说：“中国的文化真不高明。譬如说，中国的十二生肖，是古代整个亚洲都有的，如印度，如波斯，都有；西洋也有。”此话或有偏差，但胡适先生的睿智提醒了比较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胡颂平编著《胡适先生晚年谈话录》典藏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82页。

③ Percy Newberry 2016, p. 39—40, Plate X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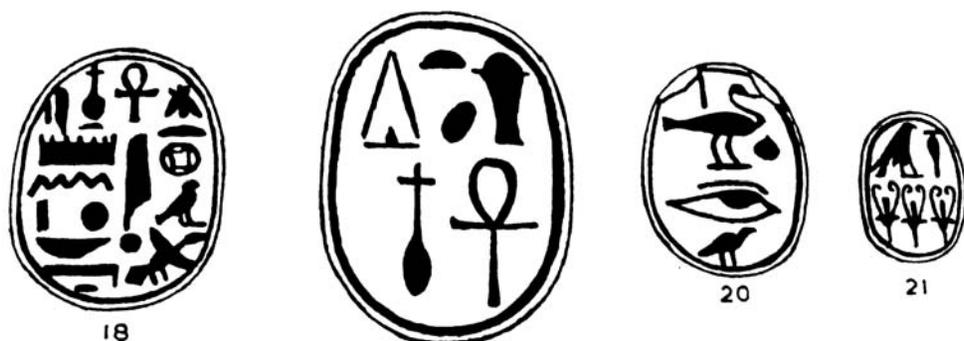


图33

笔者勉强成文，对古埃及文明中的金龟子印做一简单的介绍，其实挂一漏万，试图说明的问题难免未曾说清，而存在的问题比欲说明之问题似乎更多。首先，金龟子印数千年的功能之时空变化，仍然需要分时间和地区进一步探讨。又如，刻工者谁？是奴隶还是平民？是工匠还是学者？是否有师承和门派？再如，金龟子印的镌刻和布局，是普通的镌刻书写，还是有其特殊的讲究？线条和布局是否有其文化之追求？又次，如何欣赏埃及印文中的书法？古埃及的印文，与其象形文字的演变密切相关，同时也有书法的旨趣。究竟如何比较世界各地（印度、中东、埃及和中国等）印文的书法，品评鉴赏其异同，只能留待后来有心人。此外，有的金龟子印底面正面均有雕刻，它们和印文是否有一定联系？这些印文之外的雕刻，是否与中国的印章雕刻功能相似？最后，古埃及的金龟子印章，和两河流域一样，常常被作为护身符陪葬和佩戴，人们相信它有着神奇的力量，这和中华文明中的葬玉佩玉类似，和后来的印章文化则似乎不同。这点也值得斟酌辨析。

必须指出，中国和埃及印章文化两者具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即使古埃及的印章现象传及后世、流播他方，在古埃及文明衰落以后并没有形成一个文人学者的兴趣和爱好、成为传承古埃及文化的载体。读者或许已经发现，金龟子印虽然有铭文，但并无明清印章饶有风趣并提供宝贵历史信息的边款。因而，埃及印章基本上是考古中的样本，而非生活中的体现，是死的文化，而非活的延续。同时古埃及的印章文化，其艺术成就虽然辉煌，但没有像中国的印章文化一样，和诗书画等其他文化现象有机结合，并在文人学者的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余论：金龟子印和百年来的中国埃及学

金龟子印的奥妙，笔者才疏学浅，难道万一。冀或启示方家一二，亦得其所哉！古埃及之印章文化与中华文明之印章文化，有相同相通相似相异之处，或可进一步做比较和综合研究，以阐发人类文明幽光于一二。

其实，近代学人关注古埃及文明渊源匪浅。晚清学者走出国门之际，因缘际会，曾经观赏过古埃及文物。^①清廷官员郭嵩焘（1818—1891）于1876—1879年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为清廷常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个中国外交官。他在处理外交事务之余，参观了大英博物馆，曾与大英博物馆的

^① 李长林：《清末中国关于古埃及历史文物的记述》，《阿拉伯世界》1988年第3期，第7—9页。

东方学者百尔治（Birch）讨论埃及史。这也许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谈到“埃及学”^①，虽然我们无从得知郭嵩焘是否看到或知晓古埃及的金龟子印。

清朝贵族重臣端方可谓是国人收藏、欣赏、研究埃及文物之第一人。^②谓其第一者，缘其收藏最早，收藏最多，至今恐怕无人能及。1906年端方去西欧考察政治回国，途经埃及，他随行带着的中国墨拓能手在那里拓了不少名碑，而且购置了原石，总数40多件，最大的木乃伊像、埃及法老像等高达六七尺。端方本人对这些藏品进行了整理和研究，而且制作了一批拓片赠送友人，包括原石拓片和复制品拓片。这些拓片上他还亲手题跋钤印，并特意制了一枚印：“匍斋藏埃及五千年古刻”。^③据《端忠愍藏埃及碑像》记载：“端忠愍藏埃及碑数十石，多象形字若禽鱼亭台云物之属，又有古王及后像。王像长驱巨目隆准，轩昂而沉鸷，后亦隆准，短小而权奇。王像高华尺一尺二寸五分，后像高八寸三分，皆半身像，阳文。忠愍题云，盖五千年外物。此实忠愍于光绪乙巳考察宪政至欧洲而得之也。”^④端方的石碑和拓片，或许就有金龟子图像乃至印文。可惜人去物散，无缘获悉！

提起当代中国的考古奠基人夏鼐（1910—1985），学界几乎无人不晓。殊不知夏鼐和埃及文明渊源极深，乃是国人获得埃及学博士之第一人。夏鼐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5年至1939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埃及学系。1937年，他通过了硕士学位的考试，随后参加了埃及艾尔曼特遗址和巴勒斯坦杜韦尔遗址的发掘。此外，他还跟随著名埃及学家伽丁内尔（A.H.Gardiner）学习象形文字，并于1941年获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夏鼐就开始了中国的田野发掘工作，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⑤

如此说来，近代先贤早已睁眼看世界，睁眼看埃及；其研究或有缺失，其论断或有偏颇，其视觉岂非惭我后人？金龟子印之琢磨，或可仿效前贤，聊以自慰。笔者思此，不胜感慨金龟子印之历史风尘，以及古今之变通中外之异同。金龟子印最小，却能沟通天地，糅合阴阳，经济朝政，协调内外，可谓至小者至大哉。或曰：印章之材，印章之文，印章之史，印章之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我中华颇同此好，此非近人陈宝琛所谓“文明新旧能相宜，心理中西本自同”欤？^⑥故志此文，以待后来者。

（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刘文鹏：《埃及学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第69页。

② 端方死后，其收藏散佚。西泠印社2012年春季和2014年秋季拍卖都出现过他收藏的古埃及石刻拓本。见 http://www.xlysauc.com/auction5_det.php?id=52577&ccid=396&n=3154；http://www.xlysauc.com/auction5_det.php?id=80469&ccid=665&n=2554。有关端方收藏埃及文物，参见刘文鹏：《埃及学与中国》，第66—76页；颜海英：《国家博物馆的古埃及文物收藏》，《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4期，第35—42页。

③ 刘文鹏：《埃及学与中国》，第66—76页。

④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9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60页。

⑤ 刘文鹏：《埃及学与中国》，第70—71页；颜海英：《中国的“埃及学之父”》，《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167—172页。

⑥ “文明新旧能相宜，心理东西本自同”乃陈宝琛晚年赠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联，现悬挂于哈佛燕京学社的一间会议室内。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陶庵、听水老人，福建闽县人。晚清大臣，曾在毓庆宫行走，为溥仪的老师。

附录:

古埃及王朝表

	王朝	Breasted 氏观点	Shaw 氏观点
早王国	第一王朝	前3400—前2980	约前 3000—前2686
	第二王朝		
古王国	第三王朝	前2980—前2900	前2686—前2613
	第四王朝	前2900—前2750	前2613—前2494
	第五王朝	前2750—前2625	前2494—前2345
	第六王朝	前2623—前2475	前2345—前2181
第一中间期	第七王朝	前2475—前2445	前2181—前2160
	第八王朝		
	第九王朝	前2445—前2160	前2160—前2025
	第十王朝		
中王国	第十一王朝	前2160—前2000	前2125—前1985
	第十二王朝	前2000—前1788	前1985—前1773
第二中间期	第十三王朝	前1780—前1580	前1773—前1550
	第十四王朝		
	第十五王朝		
	第十六王朝		
	第十七王朝		
新王国	第十八王朝	前1580—前1350	前1550—前1295
	第十九王朝	前1350—前1205	前1295—前1186
	第二十王朝	前1200—前1090	前1186—前1069
第三中间期	第二十一王朝	前1090—前945	前1069—前945
	第二十二王朝	前945—前745	前945—前715
	第二十三王朝	前745—前718	前818—前715
	第二十四王朝	前718—前712	前727—前715
	第二十五王朝	前712—前663	前747—前656
晚期王国	第二十六王朝	前663—前525	前664—前525
	第二十七王朝	前525—前404	

(续表)

	王朝	Breasted 氏观点	Shaw 氏观点
	第二十八王朝	前404—前?	
	第二十九王朝		
	第三十王朝	前? —前343	
	第三十一王朝	前343—前332	
希腊化时代	第三十二王朝	前332—前304	
	托勒密王朝	前304—前30	

古埃及朝代纪年大致框架基本确定，王朝确切时代仍有争论，特别是古王国之开端有三四百年差别之争。以上表格收录Breasted 氏20世纪初的研究结果和Shaw氏21世纪初的研究结果，以供参考。第二十七王朝以后的编年则补充以蒲慕州的结论。参见James Henry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ersian Conquest*, Vol.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6, sections 58—75; Ian Shaw: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79—483; 蒲慕州: 《法老的国度: 古埃及文化史》, 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